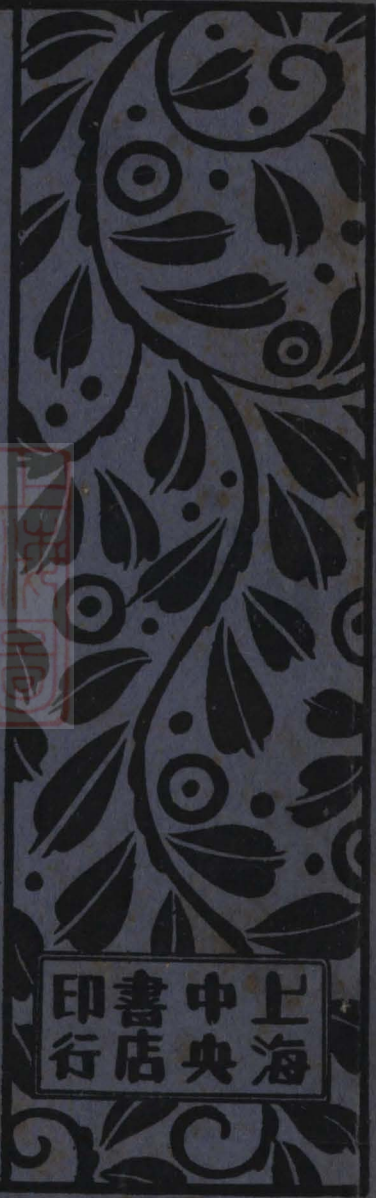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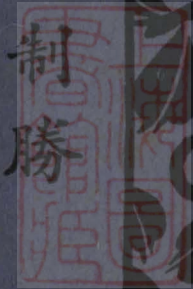


580

五洲圖書公司  
滬西分館

名律師訴狀百法

出奇



上海中央書店  
印行

中華業餘圖書館

分類	編號	日期	數量
163.8	3170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65498

~~1529207~~

# 名律師訴狀百法目次 卷六

自高身分法之訴狀

爭執地基之訴狀

侵害權利之訴狀

自首卸責法之訴狀

強盜自首之訴狀

殺人自首之訴狀

就事卸責法之訴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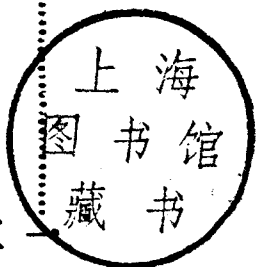
和誘婦女之訴狀

其二

就理卸責法之訴狀

和姦和認之訴狀

名律師訴狀百法 卷六目次



269525

搶契勒押之訴狀.....一七

飾詞辯護法之訴狀

圖賴欠款之訴狀.....二〇

爭奪墳山之訴狀.....二四

虛事實做法之訴狀

請求離異之訴狀.....二八

請懲盜匪之訴狀.....二八

移禍江東法之訴狀

窩賭強姦之訴狀.....二九

過失殺人之訴狀.....三一

律窮援例法之訴狀

傷人致死之訴狀.....三五

追徵賭款之訴狀.....三七

# 名律師訴狀百法 卷六

## 自高身分法之訴狀

### 爭執地基之訴狀

有諸善權者。在前清時曾任糧道。鼎革後以遺老自命。退居家園。其鄰楊誠伯。無賴子也。有基地半畝餘。與諸偏屋脚接。一日大風雨。諸偏屋數間。被風吹倒。因重興土木。立基建。不意正在興工。楊誠伯出爲阻撓。謂諸善權靠西偏屋數間。前係向之借基造用者。並非諸自有之基地。今屋既拆卸。基地當然歸還。不能再容諸姓建屋。問其據。則出前清嘉慶五年諸姓舊契一紙。字迹印文。均已模糊。不甚可辨。諸善權不認。仍令木匠豎柱。楊誠伯大怒。一面率衆阻止。一面向地方審判廳投狀。諸善權自民國成立後。久以前朝遺老自命。從未與官廳一通往還。以示不事二朝之意。且髮辮垂垂。以示不受民國節制。此事發生。情勢一變。苟欲保持其遺老之態度身分者。非甘心退讓不可。否則勢必割去。

髮辯。且勢不能不受中華民國法律之裁判。而楊誠伯探得其隱。又在外揚言。謂諸善權果欲與某涉訟者。應先取消前清遺老身分。因是諸善權益窘。然又不甘失地。後謀諸律師石心夔。石代爲作一辯狀。且反訴楊誠伯無理干涉。意圖侵佔。措詞極爲得體。始終未失身分。一時爲衆歎服。其狀如左。

爲依法辯訴並提起反訴事。切查原告訴人楊誠伯起訴被告侵佔基地擅行建屋一案。已奉鈞署開庭傳審日期。原告人本一無賴子。以敲詐良懦爲生涯。此次起訴。既無確實之證據。又乏相當之理由。初以爲鈞署必能洞燭其隱。立予駁斥。故亦不欲聲辯。以自降身分。繼又思古代正人君子。必多甘蒙不潔。損己益人。以示寬洪。如直不疑之不辭盜嫂。及買金以償同舍郎等。絀於一時。申在千秋。故更不欲依法答辯。與之爭尺土之地。兩者交於心胸。所以至今尙遲遲未及辯訴。繼又思之地。雖尺土而遺自先祖。傳至後代。爲保存宗祠。計爲敦厚孝道。計均不宜嘿爾而息。輕以祖宗付託之重。擅行予人。蓋土地者。祖宗之所貽留。非後人所敢私有。因不得不平心抑氣。依法答辯。且以涉訟之故。標的物將受訴訟拘束。未能

動工。中止建造。核計被告入損失。約有二千餘金。依法又提出反訴。請爲賠償。此非爭此區區。爲儆戒貪頑計。爲保障權利計。均不得不爭。茲將本訴辯訴部分及反訴部分。用爲分別陳之。

(一)本訴部分 借基建屋。在商務發達之地。如上海等處固有之。若在窮鄉僻壤。則素無此事。况事在百年以前。更何有借基建屋之事。其爲飾詞誣詐。不言可喻。今姑退一步言。其地爲楊姓所有之地。試問其據安在。今原告人楊誠伯所據告爭者。只一前清嘉慶五年諸姓與楊姓所立之舊契一紙。此契非租非借。不倫不類。契載『諸姓爲因要用。向楊姓借得基地半畝。以供造屋之用。此地須俟此屋拆除時始行歸還。情不出費。』下敘『嘉慶五年八月日諸庚宜。』姑無論此項舊據。是否可靠。卽再讓一步。斷定此契爲不虛。則所謂半畝地者。既無四址。又無地點。究竟此半畝地在何許。亦不可知。且所謂楊姓者。邑中不乏姓楊之人。既未載明名號。何能遽斷定卽爲楊誠伯之先祖。且咸豐年間。曾遭兵燹之禍。舉邑四散。逃避遠方。楊姓是否爲此地土著。抑從亂後遷來。均不可知。前聞楊姓人言。

本居浙江温州。自乾隆年間遷至杭州。太平天國後始遷至江陰。信如是言。則嘉慶五年時楊誠伯之祖先尚遠居臨安。何能已有產業在澄。而契上所載借地半畝。云云。完全不實。已可概見。且天下萬無借地而可不附歸還年限者。更萬無立如此之借據者。本邑習慣。凡借票自有一定之借票程式。而借錢之票與借屋借地之票。其格式尚不相同。若此項程式。不特在吾邑中未之前見。即附近各縣亦從未概見者。且萬無以半畝地出借於人。而僅立一不完全之契據。既無中證。又無代筆。並無歸還期限者。故此項借契完全可斷爲僞造。被告人世居是邦。已歷十一代。自前明崇禎十一年由海虞遷來。後即住居此地。從未一徙。是項房屋遠在前清康熙年間所建。尚有家譜及第九代祖增祥公墓誌銘可攷。雖建屋若干。未有明載。偏屋數楹。或爲後來所造。未能證實。然以木料磚料攷察。此數楹偏屋。決爲二百年以前之舊物。定非嘉慶年間所造。且下察屋基。與正屋之基完全啣接。並無中斷。更可見康熙年間與正屋同時建築者。其屋既爲康熙年間所造。則嘉慶五年何來借地以供造屋之事。既無借地以供造屋之事。則此項借地舊契。



顯然爲原告人所僞造毫無疑義。被告人幼讀詩書，深知禮教，長而游宦，屢膺民社，何惜此區區之地，與無賴相爭？况民國成立，舊君遜位，法堯禪舜，天下更新，被告人抱夷齊之孤忠，效靖節之笑傲，吾既無求於人，亦不欲人之加我，乃橫逆之來，誣及先人，爭地之事，誠小辱先之事，實大誰無父祖，萬難忍嘿，此所以躊躇再三，繞室旁皇，終不甘退避不言也。况民國肇造，出自遜清之退讓，作賓王家，時通饋問，何嫌何疑，而以忠於前朝之故，並民國之法律，而亦不被保護，此更被告人無所用其退避，應正大光明，以提出答辯，請求法律保護者也。

(二)反訴部分 本訴部分已如前述矣。又有請者，被告人自雇工築建以來，原冀八月秋節後可以完工，乃以原告人楊誠伯起而告爭，後此項基地依法應受訴訟拘束，未能續繼動工，延至今日，已有一月，自上月十三日奉到鈞署停止工作命令後，至今已三十五日，而此後更不知何日可能審判確定，核計恐非三四個月所能解決，長此遷延，被告人實受鉅大損害，爲特依法提出反訴，請求判令本訴原告人負一種損害責任，估價賠償。在被告人並非爭此區區天下國家，遜

帝尙肯法堯舜之禪讓。况此微細。何必與此無賴相較。特刁惡之輩。僞造憑證。無理抗爭。非使之受創決難。革其邪心。儆其將來。不僅疾惡之一端。亦所以使之遷善也。至損害價額。每日約計工銀十五元六角。按日計算可也。

〔評〕此文平淡無奇。絕不見有何等出色之處。然除此外亦甚難措詞。蓋一方既甘心受民國法律之制裁。而一方又欲不失前清遺老身分。蓋被告心目中。不僅無楊誠伯。抑且無民國之法律也。此狀於此等自高身分處。雖未能圓轉如意。然已大不易爲。『况民國成立』與『况民國肇造』兩節。煞費經營。匠心獨出。非易爲也。而『何嫌何疑』數語。又隱對楊誠伯在外之揚言。使之無所嘲笑。更見苦心。非具有深刻之心思。圓活之筆墨者。必不能道其隻字。反訴部分之『在被告人並非爭此區區』數語。亦恰合身分。且恰合遺老身分。前後一貫。語不離宗。爲人撰狀者。應孰諳夫此。亦足備一格也。至其辯訴正文處。亦恰到好處。層層駁詰。語語辯卸。使原訴人無所藉口。誠模範之作品也。

侵害權利之訴狀

有孫榮良者。平時以慷慨自稱。好行小施。予以故邑人亦羣以慷慨稱之。儼有義士之名。實則鄙吝性成。其所施予。皆有所求。非真性情慷慨也。孫榮良又好放債取利。但自身不便出面。往往以其摯友成兆春之名行之一日。又以成兆春名出借。尹望五洋五百元。利息二分。尹與成妻陸氏爲表兄弟。談及此事。知全爲孫榮良一人之所爲。成不過爲之戴一名義。因密與成兆春磋商。思設法取銷之。成兆春不允。後兆春因病逝世。尹望五卽與成妻密議。由成妻出面。登報聲明。謂「故夫兆春在日。曾出借銀洋五百元於尹望五。今已由尹望五如數償還。但借票一紙。於喪中匆忙遺失。如有人拾得。發現作爲廢紙。」此廣告一出。孫榮良大駭。蓋爲數雖屬無多。然五百元亦一躉款。萬不能無故拱手讓人。大好黃金。付諸虛牝。勢難緘默不言。因與某律師商議。欲向尹望五索取。某律師令其出借據一閱。見票上書明爲有急用。向成兆春借者也。中人卽爲孫榮良。某律師初亦無法。後囑其搜尋有力證據。孫窮搜一日。搜得兆春與孫兩函。一爲收條一紙。中書「款已收到無誤。原據一紙奉呈。」一爲尋常信函一

件。中有「債權既在足下。當由足下自行處分。不必問弟同意」數語。蓋爲一王姓款項事也。孫以其時日相同。卽附會在尹望五借款上。復特與某律師商議辦法。並囑不可失去慷慨義士身分。須先自行抬高。免失人望。某律師卽爲撰一狀云。

爲不法侵害權利。依法請求賠償損失事。切原告人平日好結朋友。好納賓客。深抱古人已飢已渴之懷。凡有來原告人處借貸者。無不竭蹶以奉之。甚至效微生高之乞。諸其隣。且事後絕少向人索討者。以故賓朋戲謔。竟有以原告人爲義俠士者。實則何敢當此。不過慕其名而竊效一二耳。前歲卽民國九年十月十八日。友人尹望五來原告人處。謂有要用。請設法五百元。兩年卽歸。利息二分。並言今日非有此款。從此信用掃地。不能復立於人世。原告人一搜囊橐。僅有一百之數。未能應命。不得已輕向友人成兆春代借。並由尹望五立一借據。交成兆春收執。並改二年之期爲三年。是年十二月。原告人以成兆春另有急用。因將尹望五所借之款。以中證地位。代爲償還。所有借據一紙。亦由成兆春交歸原告人。當時除

交付借據外，又附有收條一紙，信函一件。此在法律上爲代位清償。代位清償者，依法律上言，凡得債權人同意，爲他人清償債務者，卽居於債權人之代位。對於債務人有求償之權。（大理院二年上字一〇七二號判例）而所謂代位清償者，其原因有二：契約上之代位，除應得債權人同意外，非通知於債務人，得其承諾，不能發生完全對抗債務人之效力。若法律上之代位，則以清償人之清償，實有法律上正當之利益，爲成立之要件。苟已具備此要件，卽不問曾經債務人承諾與否，均得取得代位之權。（大理院五年上字一一九三號判例）原告人既爲尹望五，向成兆春借款之中，人在法律上實居於重要之地位，蓋中證卽含有保證之意味，故一方對債權人負催還之責任，一方對債務人又居於半債權人之地位。今債權人既因他項要用急需，此款原告人既居中證地位，自可不必通知債務人，而代行清償。蓋期限未到，一方雖需用是款，而一方尙可據爲對抗，故原告人以善意的行爲，取得代位之權。此本極普通者，並以此舉在法律上並無不合，而償還之期限又未到，且照習慣索債，必經由中證，故不必岌岌通知債務人而

使之承諾。且在法律上。亦不必經其承諾。所以債務人尹望五。至今尙未知悉。此中情況。上月十一日。成兆春忽因病逝世。尹望五以手頭適可通融。恐兆春死後。家孤無依。將借款五百元。合利二百八十元。一併償還。成兆春妻陸氏。陸氏不知就裏。竟亦貿然受之。但以借據無着。疑爲遺失。卽於二十一日登報通告。謂故夫在日。曾出借銀洋五百元於尹望五。今已由尹望五如數歸還。但借票一紙。於喪中匆忙遺失。如有人拾得發現。作爲廢紙等語。原告人一見之下。萬分駭異。卽分往兩處說明原委。以冀更正錯誤。何意成兆春妻陸氏。堅不承認。故夫已向原告人收還之事。反向原告人索取借據。而尹望五亦吞吐其詞。不承認原告人有代位之權。原告人本亦不願因此區區發生爭執。蓋已早置此款於度外。而不一定期望其返還。且亦並無求償之意。但尹望五與成陸氏如此行爲。實大出意料之外。跡近勾串圖賴。在成陸氏爲不當利得。侵害原告人權利。在尹望五亦爲誤認債權。妄行給付。大理院三年上字二〇七號判例。給付時不知債務不存在者。除得請求歸還其給付外。受益人並應負歸還所受利益之義務。又四年上字一四五

九號判例對於並無領受權人而爲履行時債務人僅得依不當利得之法則向領受人請求償還其利得而對於真正之債權人仍不得不另爲清償判例具在可以見凡以不法行爲或錯誤而給付不應該給付之款者在履行人得請求返還在受益人應盡償還之義務而真正之債權者亦仍得向債務人握求償之權利並不以其發生錯誤而變更其權利也尹望五向已故成兆春借款既由原告人作中原告人經手姑無論原告人已代行清償有代位之權即債權人仍爲成兆春而尹望五償還欠款之際亦應仍由原告人經手况票據完全在原告人手中何得不明不白違反常例以一紙羌無證實之廣告而即取得洋五百元揆諸法律實爲侵權行爲尹望五與成陸氏有無勾串欺騙行爲原告人亦不願深究卽爲雙方錯誤成陸氏亦應負返還之責尹望五亦應正式向成陸氏求償大理院判例三年上字九五七號凡負於事務上應盡之注意致侵害他人權利者爲侵權行爲對於損害人自應負賠償之責任成陸氏之收受尹望五還款姑無論跡涉串騙卽坦白無私一時未及注意揆諸大理院判決例亦應盡數賠償否則尹

望五卽須負償還之義務。原告人素以慷慨見稱於人。義俠見許於士。平日施米粥。施衣服。施藥劑。施棺槨。每年動以萬計。卽友朋間因不得已之急需而受原告人贈與者。每年亦在千金以上。豈此區區五百元之微款。而必斤斤以爭。致起訟事。况成兆春本爲原告人唯一摯友。臨終之時。曾以家室相託。卽原告人亦慨然以山濤猶在。誓紹不孤許之。豈死友之口血未乾。而遽反戈於其嫠婦。在常人尙不肯爲。况原告人素以慕義行仁是勵者乎。所以出此者。事關債權債務。且關證據法。則此風一開。則爲人中證者。皆將人人自危。遇急迫則以負代。行清償之責。一旦代行清償。則債權者又可以不合法之程序。一紙廣告。重握債權。信用驟而風化。墮尙復成何事體。卽今之購記名公債者。亦將人人自危。萬一出售者。亦效法乎此。則糾紛之來。不可究詰。卽使水落石出。是非大明。而握有權利者。受害已不淺矣。言念及此。所以不得不出爲聲明。關涉原告人一己之權利者。其事猶小而關涉於地方風化商業前途者。至深且巨也。因特冒惡名而蒙詬辱。執法以爭斤斤辯論。務乞鈞長鑒於風化習慣。迅賜核准。飭傳成陸氏尹望五到案。一方依



法諭令成陸氏如數償出。取銷廣告。一方迅令尹望五依照借據。如數償出。以維權利。而保風化。

〔評〕此狀與上篇相類。均所謂死要佔面子也。此種情況。在法律上實不成問題。唯在道德上。輿情上。名譽上。信用上。均有甚深之關係。故必婉轉其詞。以表示其不得已之苦衷。正大光明之行爲。以不害其平日所稱義俠慷慨之美名。可笑之至。可憐之至。然爲人撰狀者。如遇此等處。卽不可不如其意而行。務使不害其身分。而又須能達厥隱衷。不喪絲毫利益。則其下筆之際。非先有一番盤算不可。且非先有一番布置不可。若此狀者。正其絕好藍本也。有志爲人撰狀者。應熟知之。不至胸無主宰。臨時張皇。致喪利益而失身也。

### 自首卸責法之訴狀

#### 強盜自首之訴狀

四川有劇盜毛一飛。綽號飛腿天將。以勇力冠於羣。然其人略諳文字。喜讀小說。抱三不劫主義。三不劫者。不劫婦女。不劫僧道。不劫農工。其意婦女力弱。應

憐惜不應掠奪。僧道方外。應欽敬不應強暴。至農工兩界。終歲勤動勞苦。以身命博取微息。更不應取奪。故常告誡部下。不准劫掠婦女僧道農工。其所劫者。第一官吏。第二商人。以爲官吏清俸有限。其纍纍者。皆取諸人民。非義之財。多取之而不爲虐。商人安坐而食。甚或剝削農工汗食之資。以供其一人所有。亦取之無害。故其部下。專劫官吏及巨賈。一日有新入夥者。名陸永義。違背其戒。見有一寡婦梁姓家。多財而無人。入內劫之。共掠得現款五千餘元。珠寶箱一隻。事爲毛一飛所聞。大怒。親鞫之不承。時黃寡婦已開單報請當地官廳。通令緝拿。毛一飛因將陸永義細綁赴縣。自行出首。請求法辦。其狀如下。

爲強盜自首事。竊自首人家本豪富。祖亦官吏。因疾惡過甚。遭仇家陷害。致傾家蕩產。憤極思逞。久鬱則洩。乃投身綠林。竊慕古俠義之所爲。鋤強扶弱。救危濟貧。爲盜以來。犯案累累。四川全省。殆莫不知有自首人毛一飛之威名。但盜亦有道。恆抱三不劫。主義一不劫。婦女二不劫。僧道三不劫。農工而唯專劫官吏巨賈。爲盜二十二載。始終謹守斯旨。未敢踰越。乃者有新入盜夥之陸永義。違背黨規。無

知妄作竟於月之初五日晚九時持刀入寡婦黃姓家中。擄奪現款五千五百元。珠寶箱一只。雖未傷害一人。然實大違自首人爲盜之初旨。黃寡婦故翁故夫。雖曾一度任清廷官吏。然其人久已物故。今所存者。僅此一犖犖無告之寡婦。揆諸罪不及孥之義。吾人應憐其遇。而欽其志。安可妄以其先人曾爲官吏之故而劫其資。况婦女爲弱者。持刀以入弱者之室。而劫其資產。不特不仁。抑亦不勇。爲特將犯案人陸永義。細綁解案。請求法辦。所劫贓物。一併具呈。自首人自身既犯案累累。一再爲盜。此次又未能嚴明約束。先事預防。咎更難辭。按照刑訴條例。自行投身鈞署。請爲按律懲治。如蒙矜全。從寬減等。則更自首人感激無極者也。依法自首。伏候鈞裁。

〔評〕此事甚奇。毛一飛卽不滿於陸永義之所爲。亦何難以私法治之。何必細送官廳。更何必連自身自首。然狀詞鑿鑿。當非無因。或者被緝甚嚴。無處可逃。故借自首以求減罪。狀詞絕佳。情文並茂。而又絕無雕琢痕跡。自首卸責之妙文也。

殺人自首之訴狀

太倉有馮姓姑媳二人。俱青年守寡者。姑龔氏。媳柳氏。初尙相安。後柳氏忽不安於室。有外遇。過從甚密。不使姑知。一日爲姑撞見。羞怒交加。卽用麻繩將媳勒斃焉。姦夫被免脫。媳之母家。見而大譁。將告官涉訟。姑求救於某律師。囑其先行投縣自首。並代爲作一自首狀云。

爲貽羞帷簿。殺媳自首事。竊自首人已故子伯基。年輕早世。媳柳氏青春守寡。矢志不嫁。初尙安居無事。杜門禮佛。且以自首人亦早歲喪夫。晝荻教子。茹苦含悲。一切侍奉。甚得歡心。自首人亦以有媳如此。家門之光。逾分垂青。憐恤備至。何以柳氏心意不定。二三其德。兩載以後。漸易舊觀。自首人尙以其夫死稍久。悲哀漸殺。託故尋樂。人情之常。亦不疑有他。未忍禁止。乃者益自恣放。目無老姑。風聲藉藉。耳不忍聞。自首人初仍未信。昨晚因事至柳氏房中。窺見床前坐一不相識之年輕男子。啣杯勸酒。疊股浪謔。驟覩之下。羞憤交併。一時烈火如焚。怒不可遏。見床側橫架麻繩一條。急取將兩人。細綁男子。力大竟彼。免脫滿腔憤怒。無可發洩。

遂盡集柳氏一身。因思與其含詬蒙恥貽譏門楣。何如拚棄一身。了此冤孽。不殺不足以報子仇。不殺不足以雪家恥。忘卻王章遠行勒斃。本以帷簿之差。未便聲張中籌之言。更不可道不謀族人。不告戚里。草草掩埋。完此公案。繼以柳氏母家尚在。或起糾葛。轉足滋事。因特匍匐公庭。自首殺人。毋使累及鄰里。陷害無辜。自首人二十喪夫。四十喪子。既不能從所天。於地下了此殘生。又不能保壯子於中年。光大門閥。衰年老婦。逢此鞠凶。有何生趣。再圖偷活。謹按律自首不欲逃罪。請爲依法嚴懲。不敢逃罪。

〔評〕自首爲承認罪責之表示。故對於事實法理。均無所用其辯護。只須從實報告。卽爲了事。然自首者於承認罪責之中。亦未嘗不希冀從寬減等。故苟可卸責之處。無不儘力設法。如此狀卽力謀卸責法也。敘事處表示其殺人之萬不得已。深合於刑律減等之主意。而於末段亦極哀感誠摯。無論誰爲法官。必力之爲開脫。妙文也。妙狀也。不可不學。

### 就事卸責法之訴狀

和誘婦女之訴狀

餘杭喻錢生與喻又全同姓不同宗。所居僅隔里餘。喻錢生時至又全家遊玩。喻又全妻喻方氏亦習見不避。喻又全遂疑有奸誘情事。十一年閏五月二十四日黃昏時候。錢生又走至又全家門首。又全及伊父金生認爲又來和誘伊妻。與之爭執。將錢生擠落河內。後經喻金生之工人鍾毛頭周文仙等救起。喻金生乃以奸誘伊媳等情。報告警局。將錢生解送到縣。一面又全具狀向縣告訴。並舉鍾毛頭周文仙爲證。審理終結。除和奸罪認爲未經親告外。判處錢生和誘罪。四等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並褫奪全部公權十五年。錢生不服。委任律師沈文蔚提起上訴。其狀如下。

爲不服餘杭縣公署判處和誘未遂罪。聲明上訴一案。補呈不服理由事。

(一)查本案原審對於本案所認定之事實。略謂「上訴人與喻方氏有姦。被喻又全看破後。欲騙誘喻方氏逃走」等語。按上訴人與喻方氏有奸。究竟有何證據。既被喻又全看破。何以不當場拏獲。况據喻又全供稱「撞破奸情。是今年五

月初五日」(見原審本年八月十七日筆錄)而喻金生則供「他(指上訴人)同我媳婦不規矩。是閏五月十九日。我兒子看見的」(見原審本年七月二十一日筆錄)日期既各不同。顯見其憑空駕飾之詞。原審反據此爲認定。上訴人與喻方氏有奸之根據。實未盡職權上調查之能事。此應聲明不服者一。

(二)原審又謂「喻方氏於舊歷閏五月二十二日。將衣服首飾等物三包。置在伊屋邊小屋內。暗令喻錢生來取。被喻金生看破。即將喻方氏送回娘家。喻方氏又暗令被告人(指上訴人)至呈訴人家西邊草屋內。擲取包裹兩個。遂於舊歷閏五月二十四日夜三更。潛入呈訴人草房內。被覺拏獲」等語。按喻方氏並無將包裹三個安放草屋內之事。已據喻方氏在原審供明。即使喻方氏果有其事。然不能證明上訴人確曾同謀。亦不能強令上訴人負責。况其所稱草屋內之包裹三個。既已於五月二十二日發覺。喻方氏又於是日返回娘家。何以至二十四日。該草屋內又有包裹二個。可見其爲事後之砌詞。假使上訴人手中確有包裹二個。被其奪獲。則該包裹係本案之要證。何以喻金生在原縣警所連呈兩稟均

未。敘。及。又。經。警。官。訊。問。喻。金。生。亦。未。提。及。直。至。喻。又。全。向。原。縣。具。狀。時。始。有。此。說。此。中。隱。情。更。可。概。見。且。查。喻。又。全。在。原。審。狀。內。稱「包。裹。二。個。被。民（又。全。自。稱）奪。獲。彼（指。上。訴。人）即。投。水。圖。逃」等。語。然。據。鍾。毛。頭。供。稱「喻。錢。生。逃。在。河。裏。是。我。去。撈。起。來。的。我。看。見。有。兩。個。包。裹。兒。丟。在。水。裏」等。語。（見。原。審。本。年。八。月。十。七。日。筆。錄）是。兩。人。之。狀。供。所。稱。當。時。之。情。形。顯。有。衝。突。足。證。所。稱。奪。回。包。裹。二。個。之。事。全。屬。子。虛。原。審。不。加。詳。察。遽。爲。上。訴。人。不。利。益。之。裁。判。此。所。以。亟。應。聲。明。不。服。者。二。

（三）查。鍾。毛。頭。在。原。審。於。本。年。八。月。十。七。日。供。稱「閏。五。月。二。十。四。日。三。更。時。候。因。天。熱。在。喻。金。生。家。吃。茶。聽。外。面。狗。叫。說。外。頭。有。人。喻。錢。生。躲。在。草。蓬。內」等。語。又。查。喻。金。生。於。原。縣。警。所。稟。稱「二。十。四。日。黃。昏。時。候。民。家。小。屋。邊。見。有。人。影。當。時。叫。喊。鄰。右。拏。賊」等。語。是。彼。兩。人。之。稟。稱。與。口。供。所。述。發。覺。之。情。形。與。時。間。亦。不。相。符。可。見。上。訴。人。無。躲。在。草。房。內。之。情。事。原。審。不。予。研。究。貿。然。判。決。此。所。以。亟。應。聲。明。不。服。者。三。



(四)查原審認定上訴人之和誘係因奸而起。則本案自應先就和奸上立證。方爲合法。原審於和奸一節。既未得有證據。自不容任意推測。况喻方氏有無一再將衣服首飾等物。暗置伊家草房之事。原審亦無確切之證明。則其認定喻方氏有暗藏衣飾之一節。亦復毫無根據。其因此進而認定上訴人是日有前往暗取包裹之事。尤爲任意武斷。依照現行證據法。則殊屬背謬。此所以亟應聲明不服者四。

總之。原審對於本案事實之真相。既未盡職權上調查之能事。而又違反證據法。則故入人罪。其何能使人悅服。至於本案在原審雖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言。要知是項證人均喻金生接近之人。不免有偏護之弊。自不能遽行置信。惟有懇求鈞廳分別研訊。則本案之真情。不難立白。茲將請求注意審判之要點。臚陳於下。

(甲)既稱是日有奪回包裹二個之事實。應請向到案人證訊問。所見包裹之大小。包裹之顏色。包內之物件。及包裹物件。究竟是溼是燥。

(乙)既稱上訴人匿居草屋之內。應請向喻金生喻又全鍾毛頭周文仙等訊問。當時如何發覺。及發覺之時間。

(丙)既有包裹奪回。應請質問喻金生當時何以不向警所聲明。直待事後。始向原縣袖呈。

基上理由。原判顯有未合。自不能使人折服。爲此提起上訴。請求撤消原判。宣告無罪。實爲德便。

其二

沈律師文蔚除代喻錢生撰狀上訴後。又投遞辯護意旨書。以補上訴狀之不足。其狀如左。

爲喻錢生不服餘杭縣公署判處和誘未遂罪上訴一案。補呈辯護意旨書事。查本案辯護意旨。業經本律師當庭陳述在案。惟恐口頭辯論。記錄或有不詳。方音不同。聽聞致易乖誤。特再補呈書面。仰祈核察。

謹按本案重要之關鍵。計可分爲四項。分別繹述如次。

(一)證明喻錢生與喻方氏並無和奸之事實。(甲)查喻又全與喻金生在原審所供撞破通奸之日期各不相符(詳見喻錢生上訴理由狀)此足以證明並無和奸之事實者一。(乙)據喻又全在貴廳供稱「今年五月初五日。喻錢生與我妻通奸是夜裏。我與我妻先已睡了。醒來不見我妻。只聽得樓板嚮。我就擦火柴。見是喻錢生要去拏他。他從樓窗口逃走了。其時我們大門是關好的。」等語。按是夜喻又全之大門既已關好。則喻錢生從何而入。如謂是日間先躲在喻又全家內。又何敢與其同房。奸污其妻。當時既被覺察。何以不當場拏獲。况喻又全家之大門既早已關好。豈有被其逸出之理。若謂從樓窗口逃去。更覺支離不經矣。此足此證明並無和奸之事實者二。

(二)證明喻金生並無在伊柴房內搜出包裹之事實。(甲)據喻金生在原審供稱「閏五月二十二日在柴房內搜出包裹三個」云云。今查喻又全在貴廳供稱「閏五月二十二日我父到柴房拏柴。看見有兩個包裹」云云。是包裹之數目顯不相符。此足以證明並無搜出第一次包裹之事實者一。(乙)查喻方氏在

原審對於藏包裹於草屋內之事。絕對否認。而喻又全又無切實之證據。足此證明。其主張顯見其爲裝點之詞。此足以證明。并無搜出第一次包裹之事實者。二

(三)證明喻錢生並無於舊歷閏五月二十四日。前往喻又全家暗取包裹之事實。(甲)據喻又全及喻金生。在原審主張。謂「喻錢生於閏五月二十四日。潛入伊屋邊草房內。拏取包裹二個」等語。今查喻又全在貴廳供稱。「包裹是在我樓上房裏拏去的。我與我父看見。喻錢生從草房上爬下來。被我們上前拏獲。包裹二個」等語。是前後所供。包裹之所在。已是不符。且一則稱喻錢生躲在草房之內。一則稱從草房上跳下。是所稱稱當時之情形。又不相符。此足以證明。喻錢生並無前往暗取包裹之事實者。一(乙)據喻又全在貴廳供稱。「閏五月二十四日。我去接老婆。被喻錢生曉得。所以他富晚糾人來搶。因爲我老婆未曾接回。沒有把他搶著。祇被他從草房上爬上樓去。拏了兩個包裹」等語。按喻錢生果有劫人之心。則是日喻方氏有無回家。豈有不知。而復冒昧糾衆。往劫之理。假使確有多人同往。而樓上之包裹亦已到手。豈有反被喻金生父子奪回之理。荒誕

不經莫甚於此。此足以證明喻錢生並無前往暗取包裹之事實者二。(丙)據喻又全在原審狀稱「包裹先被回奪。然後喻錢生落水」云云。但鍾毛頭在原審供稱則謂「兩個包裹兒丟在水裏我看見的」云云。是兩人之言已屬不符。今鍾毛頭在貴廳供稱「我們出去見兩個包裹已被喻又全父子奪下。包裹並沒有溼」云云。是前後之供又大相衝突。此足以證明喻錢生並無前往暗取包裹之事實者三。(丁)據鍾毛頭在貴廳供稱「警察來看包裹我已回去了。至於包皮並非包袱。是舊被單」等語。但據同日周文仙供稱「警察來看包裹。我與鍾毛頭都在場。包皮原是包袱。並非別的東西」是兩人供詞又復大相逕庭。此足以證明喻錢生並無前往暗取包裹之事實者四。

(四)證明喻錢生並無前往湯家莊誘騙喻方氏之事實。查喻又全在原審主張謂「喻錢生前往湯家莊誘騙喻方氏。係方有福來說的」云云。但查原審本年八月十七日。方有福庭供「那天我同喻金生說。是他親家母要我去叫喻金生來。他說他女兒不要飯吃。要叫喻金生來叫回去買桑皮的人。是來過。是不是喻

錢生。我不靈清。一等語。證以上述證言。則喻又全之主張。喻錢生前往誘騙一節。純屬子虛。當然不能認爲真實。

基上論結。本案既無和姦之事實。則因奸而誘之原因。亦被打銷。若謂係單純之和誘。依照前開之說明。既之切實之證明。亦復不能成立。是原審之判決。顯屬違法。至謂檢察官主張本案應屬於竊盜範圍。亦有未合。蓋喻錢生既無竊取包裹之事實。已如前述。何得更以喻又全之砌詞及偽證爲根據。而科以竊盜之罪乎。爲此提出辯護意旨。仰祈察核。實爲德便。

〔評〕此兩狀對事實方面。儘力攻擊。儘力辯護。其心之細。筆之活。無以復加。凡爲人辯護者。不可徒持之於法理。應先從事實方面。詳爲推究。須知法律隨事實而來。有如何之事實。而後判如何之法律。徒辯法律。有時誠足生效。然在事實未認定前。應先從事實方面卸責。苟事實方面打破。法律爭點。自迎刃而解。此實爲人撰辯護狀者應深知之者也。

就理卸責法之訴狀

## 和姦和誘之訴狀

長沙黎子祥與處女樊淑英有姦。初尙暗中往來。後漸明目張胆。賃屋與淑英同居。儼如夫婦。淑英之弟樊顯庭恥之。與子祥大起衝突。鳴警將子祥拘入警廳。經親友調停無效。旋由警廳將黎子祥解送長沙地方檢察廳。經檢察官實地偵查。以職權指定樊顯庭爲代行人。提起公訴。由地審廳開庭審理。判處黎子祥以和姦和誘等罪。其相姦者亦併予科刑。黎子祥樊淑英均不服。因請律師余厥中撰狀上訴於湖南高等審判廳。其狀就理卸責。將原判及原訴。培擊無遺。誠不可多得之訴狀也。其文如下。

本案事實無須研究。所應先決者。告訴權是也。凡享有親告罪之告訴權者。依法本限制綦嚴。雖親告罪之告訴人。有時得由檢察官因聲請或職權指定之。其指定之手續。必須認定該案可以指定代行人告訴人。然後擇具有代行人告訴人之資格者。實施指定。妯娌兄弟皆無代行人告訴人之資格。此爲大理院素無指定妯娌兄弟爲告訴人之成例。被指定者。實施告訴時。須以書面或口頭爲之。否則起訴

公判均乏依據。如指定非法。或被指定者始終不受指定。其指定皆屬無效。總之合法之指定。須被害人事實上不能告訴。爲限。倘被害人不欲告訴。利害關係人不得違反被害人之意思。貿然聲請。縱聲請亦應卻下。檢察官亦不得濫用指定之職權。院例院解斑斑可考。竊查北京大理院歷來判例解釋。確本學識經體以定案（並無黨派意味）素爲下級法院所遵循。斷不能因南方護法後而反對於北院例解。無足重輕。訴訟通例未頒行各法律草案。皆可條理援用。（參照六年統字第六零五號解釋）果護法後北院例解可爲圭臬者。當然借助他山。安可弁髦視之。况後法優於前法。北院五年統字第四六零號解釋早已明白公布。是援用法律者。應有極公平極遠大之眼光。與心理方能勝任。苟護法區域於護法後。北院例解視同秦越。卽護法前統一政府所公布者。因有益於被告。故爲抹煞。徒引一二類似之法令。以爲罪案。無怪人民含屈負冤。呼籲無已者焉。本案控告人黎子祥樊淑英。既對於原判引用法律錯誤各點。絕對不服。自應詳爲辯護如下。



(一) 原判謂「本案經同級檢廳檢察官指定樊顯庭爲代行訴訟人」除本案依法不能指定代行告訴人及兄弟不能爲告訴人各意旨另點詳敘外姑就檢廳指定代行告訴人之程序研究之必先須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爲原則例如婢女被和誘家主得聲請指定見大理院四年統字第六一號解釋尼僧被和誘其師得聲請指定見大理院六年統字第五八五號解釋惟大理院二年統字第八號解釋所謂「檢察官得以職權指定者」明明限於巡警發覺之兒童此爲指定代行告訴人之例外所謂兒童者原無行爲能力婢女尼僧亦多如是控告人樊淑英早已成年非無行爲能力者以身分論又非婢尼可比擬是樊淑英確立於良家無夫婦女地位(見刑律補充條例第六條)上開兒童婢尼各院解皆與本案情形有別大理院於兒童婢尼被和誘各問題分別解釋者實預防類似援引之弊原判誤引統字第八號院釋以爲本案指定告訴人之根據自不能認爲正當

(二) 無論職權指定與聲請指定均須經過指定程序後由被指定者直接向指定法院以書面或口頭告訴起訴及公判方有基礎(見四年統字第三六零號

院解)決不能任司法官假借指定名目以遂恣意武斷之私况已設法院之處行政衙門無管轄司法權者絕對無受理詞訟之權(見大理院三年上字第一二九號判例)警署警廳皆行政機關控告人黎子祥客冬與樊顯庭口角之爭由署解廳純屬違警範圍自黎子祥狀懇移送地檢廳之後及原審判決之前樊顯庭於審檢兩廳尙無一字之聲請兩廳迭傳亦均未到原審僅於判決書內始引未聲請未到案之人爲指定代行者竊恐中外各國無此法例也不思顯庭自構覺警廳後頗爲悔意曾懇蔣祖武汪子祥余世昌何月樵立字調解顯庭願保全舊家風回復同胞感情不肯終訟蔣等五月八日業向地檢廳狀訴在卷依法親告罪未告訴前可以捨棄訴權未起訴前可以撤銷告訴今顯庭依法並無告訴權於案未移送地檢廳之先又已立字調解且始終未向原法院聲請雖迭傳亦均未到案是顯庭未受非法之指定彰彰明甚原審何得擅理無權訴追之訴訟行爲依大理院三年非字第一號判例原判定荷撤銷無待蔡者

(三)刑律原無和姦無夫婦女之正條雖補充條例第六條中有此罪刑之規定

但專予尊親屬以告訴權。查大理院六年統字第六五三號解釋「刑律補充條例第六條之罪。其親告權專屬於尊親屬。與一般親告罪不同。不能指定代行告訴人。」是犯補充條例第六條之罪者。依法既不能指定告訴人。迺原判反假指定之虛名。以達其故入目的。何以昭折服而成信讞。（參照七年統字第九七一號及第八三四號各院解）

（四）大理院八年統字第九九三號解釋。一刑律第三五五條之親告罪。並得由檢察官指定代行告訴人。但以被害人事實上不能告訴爲限。今控告樊淑英。並無不能告訴之事實。有何指定告訴人之必要。

（五）大理院八年統字第九九四號解釋。「被害人不欲告訴。檢察官不得反乎被害人明示之意。思而指定代行告訴人。」控告人等結禱既久。木已成舟。上開院解實足恃爲保障。原審何得非法干涉。

（六）大理院五年統字第四七二號解釋。「刑律補充條例第七條。仍應論之規定。確有限制。如因姦釀成其他犯罪。確包括親告罪及非親告罪而言。但所釀成

之親告罪。未經親告時。姦罪自不應論。又對於他罪告訴。而姦罪捨棄不告者。亦不能並論。一。是仍應論之者。論因姦釀成之非親告也。又論因姦釀成親告罪之已經親告者。然和姦和誘。皆在不告不論之列。相姦者更無論矣。（參照大理院七年上字第六九五號判例）原審何得藉職權指定之名。以遂司法專橫之實。竟至破人名譽。損人節操。與立法親告之本旨。大相逕庭。而使樊淑英重受其害。况從一而終。法律所許。（見大理院四年統字第三七一號解釋）救弊補偏。專惟控告。審是賴。原審縱引大理院統字第四另九號解釋。以爲判案資料。殊不知「後法勝於前法」。凡院例院解有歧異者。應以最近之院例或院解爲標準。（見大理院五年統字第四六零號解釋）原審何得專採擅斷主義。不以最近法令爲憑。

（七）大理院四年上字第一零五八號判例。「妯娌不能爲被誘人之告訴者」。又六年上字第四九三號判例。「第一審判決以前。無適法之告訴者。事後不能補充」。按上開各院例。妯娌與胞弟。身分相等。關係亦同。樊顯庭在第一審始終

未到案。既無書面之聲請。又無口頭之告訴。是顯庭不僅依法無告訴人之資格。控告審尤無須傳喚爲補充之陳述。院例具在下級廳。自應受其拘束。

(八)大理院四年上字第七六七號判例「檢察官指定告訴人。迺爲保護無訴訟能力之被害人而設。是否指定。應視被害人有無訴訟能力爲斷。」院例所以迭示限制者。實防下級法院不應受理而受理也。今樊淑英並非無訴訟能力者。原審何得強冒指定之名。率予控告人等以不利益之裁判。

綜上辯護各意旨。敬乞貴審判長准予依法撤消原判。宣告控告人黎子祥樊淑英無罪。法紀有賴。

〔評〕此狀通篇皆爭執法律者。與上節所載兩篇。適相反對。上節以事實尙有研究。故先辯事實。必事實明白。而後始有法律可言。此狀則不然。事實問題。無庸研究和姦固實。和誘亦非虛。事實方面。無從辯亦不能辯。故單從法律點立論。通篇分理由八層。皆歷引大理院判例或解釋例。誠辯論法律之絕好文章也。凡爲人撰狀者。如遇事實不可辯或不必辯者。應卽以此爲法。

搶契勒押之訴狀

嘉善陳芝山無子。曾螟蛉王藹福爲子。芝山病故。遺下田地三十餘畝。有族姪孫陳阿連者。覬覦遺產。希圖入繼。乃乘芝山入殮之際。身穿孝服。與藹福互爭捧頭。遂起毆打。阿連妻見衆寡不敵。急喚地保水警到場解散。次日再邀同鄉董族長公親鄰居等調處。將遺產分作三份。藹福得一份爲愛繼。阿連得二份爲應繼。當場由藹福立據簽字。可無問題矣。乃芝山妾陳金氏。忽主張阿連亦須立據簽字。以杜糾葛。一再迫阿連立據。阿連不允。且以養子不能入嗣爲言。與金氏衝突。金氏因以強奪契據投狀縣署。審判後認刑事不成立。諭知陳阿連無罪。陳金氏不服。上訴高廳。判決陳阿連有期徒刑一年半。並將契據返還。陳阿連不服。請律師李沅上告於檢察廳。大辯法理。其狀如下。

爲原判認定事實既錯。引用法律又誤。依法據情續訴。以資救濟。俯予據情呈轉總檢察廳暨大理院審查。撤銷原判。重爲判決。以昭公允。而伸冤抑事。茲將不服原判理由。並聲請救濟方法。陳述如左。

(甲)不服原判理由 (一)查本案事實原爲爭執捧頭分析遺產糾葛確係民事範圍與刑事問題無涉第一審查明確係純粹之民事爭執故本良心上之主張判決上告人無罪按諸人情法理並無不合原審不察竟聽被上告人之言語以及僞證人之虛僞陳述此外並未得有確切證據遽爾將第一審判決撤消無端妄指上告人謂取得原因係強暴脅迫強取竟認爲刑事犯罪其引律科刑不特情理所不容亦爲法律所不許不服二(二)查刑律之所謂一強暴脅迫強取一云者被害者全然剝奪意思之自由無原因存在上告人爲陳芝山公捧頭承繼無非以分析遺產爭執鄉里父老類能道之儘可查訪卽其分書單據等件皆憑族長公親調解悉由陳藹福自己交付在上告人既未施用強暴脅迫強取之行爲當然不能構成強盜罪之條件何能又處上告人以四等有期徒刑一年六月及援引三百八十條科以終身褫奪公權全部並沒收一紙分書耶是原判不特科刑乖謬且屬違法不服二(三)查刑律所謂供犯罪所用之物以動產爲限上告人之分書係屬田地單據且取得原因正當按諸法律自無沒收之例原判

不察。乃引第四十八條第二款。冀圖沒收。上告人之分書。不特引律之錯。實爲偏袒之尤。不服三(四)查原判。又謂「同族爭產。究情不無可原」云云。夫既謂同族爭產。有何強盜罪之可判。耶。就退一步言。依照刑律第三百八十一條同居之意義。卽親屬間之未經析產論。當得免除其刑。亦不應援引第五十四條酌減本刑條例。科斷况乎。上告人無此事實。完全爲爭執繼承遺產。純係民事。不負刑律上責任。原判誤認刑事。強援法律。豈但措辭乖謬。並且自相矛盾。無怪乎人民生命財產。無所保障。而上告人冤抑莫伸。不服四(五)查法律例返還賠償。須具備各種條件。(甲)有損害發生的原因事實。(卽損害之本於不法行爲爲需有權利損害行爲)。(乙)損害之發生。(丙)相當因果關係。(卽損害與賠償義務者之行爲需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此種條件具備。其損害始應由賠償義務者負賠償之義務。此定理也。今被上告人實際所受損害之程度。上告人是否有侵權行爲。又被上告人之損害。又是否與上告人之行爲有相當之因果之關係。原判漫不加察。貿然判決。殊不思上告人所取得之單據。田契。乃係繼承財產。以所有



權人處分所有權之行為理由誠實充分在被上告人本無異議之可生又有何請求賠償返還之足云哉况查被上告人陳金氏所稱有稱字圩田十畝契二紙東泉蕩一畝五分單據一紙稱字圩十畝六分抵契一紙小調圩田一畝五分田單一紙八十五千文之房押據一紙俱誣上告人所搶殊上思此項田單契據早由陳金氏抵賣於人經陳金氏在原審供明有卷可查今平空誣上告人所搶欲賴上告人交還實爲刁狡之尤原判不察乃信聽一面竟強硬判令上告人交還並責任賠償田稻洋一百念六元種種無理判決正令人罕覩尤爲偏袒之鐵證不服五(六)查警察地保爲地方公人保護安甯維持地方秩序爲其本職上告人爲陳芝山公捧頭陳藹福(芝山抱養義子)與其母舅沈三和等早揚言欲結果上告人性命所以喚警察地保到場乃防患未然之計蓋恐釀成命案焉原判不察警察地保爲防止危害而來本應盡之職務而輒誣指爲幫助上告人搶契勒押並非爭鬧捧頭而來於毫無證明之事實而信口誣人實爲可笑不服六(七)查中國家族素重血統從來法律絕對不認義子制度故現行律載「其乞

養異姓養子。以亂宗族者。處罰。若以子與異姓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古來律例於養子制度。其嚴禁也如此。據此而論。則陳藹福爲上告人之叔公。陳芝山抱養義子。欲捧頭繼承芝山公爲嗣。已爲法律所不許。又例載「凡抱養異姓義子。有情願歸宗者。不許將分得財產。攜回本宗。」此明示無相繼財產之資格。又退一步論。陳藹福止可酌給財產。不得承受繼承財產。要之上告人爲陳芝山公之承繼人。昭穆相當。又於現行法律並非無所根據。陳藹福爲陳芝山公抱養子。而非嗣子。則上告人繼承芝山公。及分得芝山公遺產。早爲芝山公生前所承認。故芝山公戶田四畝六分。其稅契早過入上告人（卽陳連生戶名）有契據可考。足以證明。提出拍照影片呈鑒。其餘水田五畝五分。水港一畝五分。擠築一塊。雖經芝山公逝世之後。憑族長公親議定分與。然亦經芝山公生前所承認。不過口頭囑付。未立遺據耳。按諸法律。亦不違反死者之意。卽族長公親等。悉以芝山公在日囑付之意思。將其所有遺產共田三十四畝。派作三股均分。亦不背芝山公之遺命。按諸酌分財產之例。並非不正當。且令陳藹福親押。以杜日後之爭辯。亦復

至公。原判不察。妄謂「八月二十五日夜。上告人藉水警地保聲勢。一面搶契。一面勒令陳藹福畫押。故意填載二十六日。冀免搶勒」等情。此種任意捏造。無根據之詞。而陷人於罪地。是可忍。孰不可認。不服七。

(乙)聲請救濟之方法。查上告人被陳金氏呈訴糾警攪契一案。雖經第二審判決。然第二審不審明白。妄判上告人徒刑。似覺冤抑。况本案完全爲民事繼承。並分析遺產問題。原判不察。將本案事實全行拋棄而不顧。並且認定事實。及引用法律。均屬極端錯誤。實上告人實受不利益之裁判。自應依法請求救濟。俾資平反。而昭公允。伏按上告案件。如判決不適用法律。或引用錯誤。皆足以撤銷其原判。爲法律正當之適用。已屢經大理院判決。示其先例者也。本案原判。認定事實。既錯。引用法律。又誤。除呈請司法部暨省長核辦外。理合仰求鈞廳鑒核。俯予提起。非常上告。以資救濟。並懇據情呈轉總檢察廳。及大理院審查。撤銷原判。重爲判決。以昭平反。而伸冤抑。公便德便。

〔評〕此狀亦完全根據法理之談。條分縷晰。眉目清朗。蓋第三審完全爲法律

審事實方面。不許爭執。故凡上告於大理院或辯護者。除事實上有重大錯誤。得提出請求發還重審外。餘均爲法律上爭論。況此狀又請求於檢察廳提起。非常上告。故於法律爭點。更不可不言之詳明。此亦爲人撰狀者所應知之也。否則嘵嘵瀆陳。誤法律審爲事實審。專爭事實上辯法理。未有不失敗者也。撰狀者其知之。

### 飾詞狡辯法之訴狀

#### 圖賴欠款之訴狀

徐杏泉。開有徐茂新米行。同居有葉七妹者。年已四十。過繼於同鎮周陳氏爲義女。周陳氏無子。祇生一女。招周幼雲爲贅壻。而家頗富有。財產均由周陳氏掌管。民國四年正月初五日。向周陳氏借洋一千一百元。立有摺據。書明長年一分四釐起息。二月二十五日。徐又央葉七妹借洋一千元。月日同上。亦書明摺內。是年五月初旬。徐復向周陳氏借洋五百元。言明暫挪卽還。摺上並未批明。前後共計借洋二千六百元。借後。歷經五載。徐杏泉並未照摺交付利息。惟

代陳周氏墊付會洋二百九十七元三角。及米洋五十八元五角五分。周陳氏屢索無着。因於民國九年春間。以存摺爲根據。向崑山縣公署訴追。徐杏泉答辯。諭暫借之五百元。並無此款。其二千一百元。則提出周陳氏署名之收條三張。謂業已還清。並由原中葉七妹作證。謂收條由渠向周陳氏手中取得。經崑山縣公署審理。以存摺收據。均有疑點。除判將未經列摺之五百元。認爲無據。濫訴。予以駁回外。並根據米帳會款。計賬款以作子金。就子金以求母本。判令徐杏泉還周陳氏本洋八百三十五元三角五分七釐。其餘之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六角四分三釐。認爲已經清償。兩造均不服。聲明上訴。經江蘇高等審判廳審理。改判徐杏泉應償還周陳氏洋二千一百元。並算還頻年所欠利息。將杏泉不服。倩律師張彝光王昭擬狀。上訴於大理院。其文長一千五百餘言。將原判盡情攻擊。列舉不適法點十一。欠缺職權點四。在上訴文中。甚少概見。其文如左。

爲摺款糾葛一案。補具理由事。竊本案已於本年七月二十日在法庭期間。聲明

上告。茲特補具理由如左。

原判云。「本案上告人對於被上告人所負二千一百元之債務。自始原無異議。一查被上告人在原縣起訴通知後。上告人第一次答辯。即聲明陸續還清。上年十一月七日通知十八日答辯可查。原判云「自始原無異議」純係臆造。不適法者一。

原判云。「即對於被上告人呈案之摺。亦經供認圖章確是真實。」按此乃原縣第一次審理時之庭供。查是日當庭一視。匆促之間。何能辨別真偽。况上告人不知識籀篆。意爲原摺本未收回。此次呈案之摺。或是原摺。初不料其以僞亂真也。原判未予重加鑑定。欠缺審證職權。不適法者二。

原判云。「上告人主張業已清償。所恃以證明之者。不外爲原中葉七妹之證言。一查原中作證。最爲有力。今因摺子無着。憑原中人還款。乃習慣上常有之事。即使不立收條。亦不能謂爲無效。况原證人乃被上告人之過房女兒。見被上告人及證人供詞。自幼相依。等於親生。該款項由伊陪同來取。是不可信。孰可信。

乎。設使原證人或已不在。無從傳喚。則上告人之被屈。猶屬可言。今原證人證言。確鑿。原審竟不採取。不適法者三。

原判云。「上告人提出被上告人之收條。該證人並不能證爲何人所寫。及是否該氏之親押。一查被上告人以既已清償之款。味良起訴。則書立收條之人。當然不肯說出。該證人乃被上告人之過房女兒。其對於債務。未嘗不自悔直陳。不能翻異。此次對於收條何人所寫。花押何人所畫。明知之而故隱之。實屬刁黠。而原判據之以駁斥上告人。不適法者四。

原判云。「所稱五年七月二十日還款之時間。復與上告人所供互相不符。」(余供在下半天。葉供在上半天。)查是日證人庭供。明云「是那日上午十點。十二點。鐘吃子飯。(卽吳語云吃了飯後)我同娘去拏的。」則午膳後。明明下半天供詞。俱在儘可覆按。而乃謂爲不符。任意武斷。不適法者五。

原判云。「第三次還款五百元。徐杏泉供在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而其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狀附之賬單。及該證人之供詞。則均爲十二月二十九日。」查是日

上告人庭供。實是十二月二十九日。並非十一月二十九日。有狀可查。此次記錄爲十一月。必係庭上錄事因方言不同。（南人讀二爲賦與北人讀一爲意。意賦聲近易混）致有誤會耳。如上告人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均載十二月正不獨附狀之賬單一見已也。（判決正本書八年爲九年其誤正相同）今乃據之以強入人過不適法者六。

原判云。一本洋既已全清。更應索取失摺字據。何竟任令其延至翌年正月初四日始出收條。一查取款時已迫歲底。商業中正在忙碌之際。新正月三日習慣上又未便索取。初四日即將收條交來。亦不能謂其延緩。乃原判云。一任令其延至翌年正月初四日。一若相距甚久者。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設無偏袒。何以數日之間。作此迂遠之詞乎。不適法者七。

原判云。一如謂因彼此情密。且有原中眼見。不虞其事後忽不承認。然據該證人八年十二月六日在原審供。末次之還款。實在周陳氏坐在徐杏泉店內逼索之時。感情已傷。徐杏泉豈肯猶復通融。不向周陳氏立索原摺。或載明原摺失落之



字據之理。」按末次還款時在歲底。銀根緊急。被上告人急於應用。乃至行內守候款下。斯時感情並未大傷。况既有被上告人之過房女兒同來。又是存來時之原中。且被上告人早已聲明存摺遺失。原中亦言決無他虞。洵如原判云。「有原中眼見不虞其事。後忽不承認也。」原判既已鑒及之。而又以理想上之空言駁斥之不適法者八。

原判云。「徐杏泉所呈收條。周陳氏名下花押。亦核與其在本廳所畫者不同。」案年邁村婦。從未作書。其所畫之押。前後何能一致。且其收條倩人書寫。安知花押亦非倩人代畫。核對筆跡。祇能施於能書之人。不能施諸鄉村之老婦。原判據此。以為見解不適法者九。

原判云。「米款一項。徐杏泉賬單雖載洋一百四十一元四角。及錢四千二百數十文。然據伊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原審所供云云。則周陳氏謂自六年起。方食伊店之米。顯非飾詞。」查第一審判決書事實欄內云。「以新茂行日流簿發交原告代訴人先自較對。據呈欠賬。逐一註明。復訊原告以賬款出入無多。願即照

被告所開之數」云云。是此項賬數早由雙方承認已成不爭之事實。被告既在第一審當庭承認。豈能在控訴審再行翻異。原判未將第一審判詞細核。遽予判斷。不適法者十。

原判云：「該徐杏泉屢稱不能寫字。而在本廳當庭署名簽押之時。尙能自署。且葉七妹亦稱存摺是其自寫。」案上告人自幼並未讀書。在鄉生意。略識賬字。故不敢自謂能寫。當庭雖能署名。原摺亦係自寫。惟不成文耳。控訴審儘可乘此時機。核對上告人之署名與摺上之筆跡。是否相符。以明真相。乃不此之務。反核對被上告人倩人代書收條上之簽押筆跡。是其審理更欠周詳。不適法者十一。原告於上告人之不適法。既如上述之矣。而對於被上告人之瑕疵。漏略頗多。亦爲控訴審職權上之欠缺。茲附呈如右。

一被上告人之代訴人。卽上告人行中之夥友。民國七年。因虧空辭歇。（有支薪簿。可查代訴人供三年。分出行顯見虛僞。）私摩圖章。極爲便易。原判未將代訴人在行之時。日查核。及行中簿上所書之字跡。與存案摺上之字跡。兩相核對。欠

缺者一。

二多年存摺形式頗新。且摺面印花。其圖章爲江郵八五。非本鎮行使崑邑印花稅所所有。原判未將呈案簿上之印花。及上告人行中所用之印花。及石浦鎮上各店所用之印花。調查明晰。欠缺者二。

三按本計利月須二十餘元。當時如非遺失。何以經四年之久。摺上除存時一書外。餘無一字。遍閱被告人之庭供。原判絕未將此種疑竇。問及欠缺者三。

四第一審已經將摺鑑定。認明圖章爲非真是。被告上告人提出之摺據形式的證據。力已失。今控訴審未能爲合法之認定。且並無一人能證明其摺子之果爲真實債務之果。未清償遽予判斷欠缺者四。

據上理由。應請鈞院撤銷原判。重爲適法之判決。實爲德便。

〔評〕此狀驟視之固極有理。列舉原判不適法之點十一。欠缺職權點四。窮原竟委。反覆詳明。一若理由之充足。無以復加。然細按其實。大率爲強辯飾非之文。無一衷於事實。不過以其筆墨靈動。意思顯豁。遂不免爲其所欺耳。本狀投

遞後。大理院竟爲所朦。發回重審。然千虛終難逃一實。結果仍照原判判決。蓋此種飾詞狡辯之訴狀。只可欺人於一時。斷難終究不敗也。雖然。爲人撰狀者。於無可挽回之處。而必須爲之設法者。應卽本此爲法。以暫救目前。再圖後補。無法之法。猶較終於無法爲善也。

爭奪墳山之訴狀

諸暨王炳元等。有祖遺山地一塊。以其形似螃蟹。卽名曰螃蟹山。上至岡。下至田塍。左至樓萃豐等所有之眠牛山。以合水爲界。與樓萃豐等所有手巾條山毗連。全部面積。約共三十九畝餘。山內葬有王姓墳墓有餘穴。而右方山麓與樓姓山地毗連之處。兩姓墳墓錯雜。大概皆無碑誌。其界限頗難辨認。民國九十年間。王姓在螃蟹山下半部斫伐樹木。樓姓公衆以其家譜雜載有一祖墳多穴。葬在防蟹一字樣。謂防蟹卽螃蟹。出而主張該山下半部爲樓姓所有。王姓則以向時迷信風水。樓姓祖墳之葬於眠牛及手巾條山下者。以王姓之螃蟹山形勢兇惡。因名牛眠手巾條等山毗連於螃蟹山處之小土阜曰防蟹。以相

抵制。其後遂有馬塘防蟹等名。謂螃蟹防蟹。各有其地。兩不相涉。雙方相持不下。樓萃豐等遂以「盜伐墳木」爲詞。提起刑事訴訟。王元炳等則以案係經界糾葛。亦向諸暨縣公署提起民訴。旋經縣公署以民事受理。審判兩造不服。各提起上訴。經高審廳判決。歸王姓所有。樓姓不服。因聘律師宣鉅誥上告大理院。羅列五點。將原判攻擊無遺。亦飾詞狡辯中之名作也。其狀如左。

爲與王元炳等墳山涉訟。不服第二審判決。曾於上訴期間內聲明上告一案。謹將不服理由補敘如次。

(一)查大理院統字第九百二十一號解釋例。「原告不能證明該墓爲其所有。或占有。自無禁止他人祭掃之理。」所謂證明者。自應提出憑據。如碑石及其他之紀載。以證明其事實。固不能以此處已能證明之墳。推定彼處未能證明之墳。亦爲其所有也。係爭山交界處。另有王余氏王周氏王文彪三墓碑。於光緒二十六年。被樓姓黑夜盜毀。涉訟有案。且有墓碑石脚。已經高等廳飭縣派承發吏至。係爭山地看明。並察看王謝氏墓碑。並無界石。被上告人足資證明之墳。僅有王

謝氏墳一穴。此外係爭之墳。兩造皆無碑誌。謂譜載足證。則兩造各有記載。不能謂上告人無墳。謂譜載不足證。則兩造皆無碑誌之墳。不能逕認爲被上告人所。有且無碑之墳。散置左右者。超過被上告人譜載墳數。不下百數十穴。（螃蟹山內共計墳三百十六穴。在樓山者計一百十六穴。在土山者計一百九十九穴。被上告人譜載僅一百八十二穴。第二審辯訴理由第三項可以參照）在被上告人自己亦無證明之根據。原審未經勘點。遽以界旁一穴及界外二穴有碑之墳。（被上告人所稱王余氏墳確無墓碑。原判理由中謂有墓碑不知何據）推定數百穴無碑之墳。皆謂被上告人所有。致上告人譜載之墳。被人占奪。無從祭掃。而被上告人之墳。反溢出譜載百數十穴。認有爲無。認無爲有。不特違背證據法。抑且抵觸解釋例。不服者一。

（二）係爭山之形勢。上部頗高峻。下部漸低坦。雖有階級而脈絡連貫。爲山地。非平地。一望而知。（第一審判決理由中。以中壟左手下半段爲係爭之點。是亦認爲山地）上告人曾陳述係爭山地下是田。上是山脚低之坦地。地上是頗形高

峻之山。所謂地者。亦指山地。非指平地。（判詞及訴狀中所載訟爭地亦與訟爭山係爭山混稱）既係山地。應憑山糧原審不予依法勘明。（僅飭原承發吏查看王謝氏墳前有無分界標識不及其他）遽誤會地字意義。謂王方氏戶兼有地糧與上告人所稱「田上爲地」等語相符。任意推定致失真相。實未盡職。權上能事不服者二。

（三）民事採不干涉主義。爲近今之通則。故請求之目的。應依當事人之意思爲準。當事人所未主張之請求。並無對於地之請求。即基第一審之訴狀推定爲有地之請求。而被上告人所主張之糧地。係在路左之東隅。（與眠牛山下段合水爲界。山勢不低於眠牛旁。實係山非地）僅占係爭山面積十分之一。此外十分之九。因未主張有地。請求認定也。原審認係爭山下全爲平地。是被上告人所未主張。爲請求目的之地。原審判廳代爲主張。更就墳論。被上告人在第一審原訴稱「葬蟹腳爪者計墓田七所」彼所謂蟹腳爪者。即指係爭山言。查係爭山內共墳一百十六穴。依被上告人原訴之主張。僅有七穴。此外對於一百零九穴之

墳亦未有明確之主張也。原審不指明墳數混爭爲其所有。是被上告人所未主張。爲求目的之墳。原審判又代爲請主張。不重當事人之意思。擅加干涉。殊屬違背法則。不服者三。

(四)山屬何人之證明。在於山糧山在何處之據。明在於土名。上告人既有軻字一千二十七號之糧。當然有軻字一千二十七號之山戶。冊內載土名防蟹。(譜稱螃蟹)係爭山爲螃蟹山。遐邇咸知。此外別無螃蟹其名者。(被上告人原訴指手巾條謂冊稱馬塘蟹全係臆造有冊可證)則上告人之山。當然在係爭山內。已足證明。且左手與軻字一千二十八號之眠牛山接界。右手下方與軻字一千二十六號之手巾條山接界。山地糧號均相連屬。更屬證明。上告人之山確在係爭山之內。譜載「墳在螃蟹」山在此。墳亦在此。固別無疑義也。反之。被上告人所稱之螃蟹及墳墓。居係爭山之上段。載入勘圖。畝分不缺。墳數不少。明明有在奚事他求。原審對於此點。不加推究。遽舍上告人正當之憑證。而從被上告人無厭之請求。其認定事實。不得謂之合法。且被上告人所稱之螃蟹腳爪裏外螃



蟹背山及螃蟹路邊廠基地。查清同治年間堂櫃冊上王方氏戶內並無是項土名。第一審訴狀中已經聲敘。係後再加不得謂無瑕疵原審又不吊驗堂櫃審察有無瑕疵。遽認爲被上告人所有。而對於上告人山地墳墓之明明有證。不予依法釋明。僅曰無憑。認定於應盡能事亦有未盡不服者四。

(五)第二審爲第一審之續審。第一審勘查如有遺誤。經當事人之聲請。自應覆勘。以資救正。查本案第一審勘圖。以紅線範圍內爲係爭地點。將中壘右手下半段直出田墘。劃出係爭綫外。與上告人在第一審辯訴。及第二審附帶控訴主張與手巾條境界相連之點不符。蓋上告人原主張手右下方。上至王占先公墳前坵墘。下至田墘一帶相屬。皆在係爭範圍之內。而王謝氏墳則在上段交界處。亦與勘圖略差。(勘圖由第一審任意製定。祕而不宣。揆之程序亦有未合)此外應待詳勘之處。(檢點全數墳墓之類)不一而足。按大理院統字第八八三號解釋例。「當事人於控告審判決以後。以履勘不實。聲請復勘。雖非合法。惟可令具呈上告審衙門聲明。」是覆勘有誤。卽在第二審判決後。尙可具呈上告。藉圖救濟。

况上告人在第二審判決前曾訴請審判官親賜履勘即被上告人控訴狀中亦謂原判所稱紅綫範圍全在任意指畫聲請履勘在卷原審不盡正式查勘之職務僅囑縣承發吏往查界識繪具圖說胥吏惟利是視難保不乘間舞弊其圖中之方向差誤與否紀載之乖謬與否姑不具論（承發吏繪圖在第二審未曾宣布）而通知兩造到場及其他應行之手續均未具備不循程序草率從事以致墳山真相未臻明瞭訟爭事實諸多錯誤不服者五

綜上述理原審審理事實違背法例未盡能事遽將係爭之山地墳墓認爲被上告人等所有上告人等情不甘服爲此提起上告請求撤銷原判發還更審改判路左之係爭山全部及路右與手巾條連接之一帶係爭山並山上所葬之祖墳暨連屬之孤墳生穴爲上告人等所有三審訟費均令被上告人等負擔

〔評〕此亦強辯飾詞也然吾人粗視之鮮不爲其所蒙者羅列違背證據法抵觸解釋例原審擅背當事人主張意思勘驗草率審理未盡職權上之能事凡可以攻擊原判不當請求廢棄改判者無所不用其極意思之透關文詞之巧

妙。在訴狀中實所罕覩。爲理直者撰狀易。爲理曲者撰狀難。然爲人撰狀。未必均爲理直者也。閱此可長進撰狀智識不鮮。

### 虛事實做法之訴狀

#### 請求離異之訴狀

海虞李長庚。素與其妻孫氏不睦。欲娶隣家少女。百計圖謀。終不得逞。後聞孫氏亦有不守婦道等事。大喜。因託某律師投狀縣署。請求離異。但事無憑證。殊難着筆。沉思久之。始得一狀。其文如下。

爲妻室不貞。請求判令離異事。竊原告幼娶同里孫氏爲妻。歷有多年。伉儷甚得。不料半載以來。情好漸渙。人言嘖嘖。多謂孫氏近與同里諸無賴相遊。交往甚密。曖昧之事。雖非目覩。不足遽信。而帷簿之羞。實入耳已難堪。原告隱忍已久。以悠悠之口。難以信從。何能以捕風捉影之談。奪我好合之情。故雖流言載道。一笑置之。奈細察孫氏性情變易。舉動乖張。近且拍桌擊案。指桑罵槐。稍加督責。以死相要。窺其用意。實別有所圖。民竊思琴瑟不調。須改弦而後可。家室不甯。非姑息所

能治與其醜聲四播別釀事端何若見機而作早日分離小不忍則亂大謀籌劃至再唯有仰懇援照律例斷令離異俾各安居毋生別故故舊無大故尙不肯棄况同棲三載豈無戀戀之情所以出此者一則穢語難堪貽玷家門一則防患未然恐遭不測且家室之樂已缺更何能舉案齊眉歌麇同夢即使忍不與較勉强一室亦終非久計秦庭之璧難完已碎之甑何補毒蛇螫手壯士斷腕泣血上陳伏乞明斷

〔評〕此狀雖寥寥不過四百字而文筆之活靈無以復加有時從反面言有時從側面言有時虛寫有時實做變化之神妙在本書中允稱第一刑事首重證據民事亦然捕風捉影之談何足以成信讞撰狀者處此實窮於應付然此狀則若虛若實若明若昧只覺其誠摯不見其浮滑雖未有何種實據而躍躍紙上情見乎詞誠妙文也爲人撰狀者應熟讀此庶可免枯窘乾澀之病矣

請懲盜匪之訴狀

有王芝祥者拳教師也好勇鬪狠所與往來者皆江湖失業之人形迹近乎盜

賊里正爲保安閭里計。倩律師汪方洋作一狀。汪本與王有仇怨。遂誣之爲盜。狀詞如左。

爲盜賊。披猖。請求緝案。法辦事。政莫先於除暴安良。道不外乎明刑弼教。乃者鄉里盜風甚熾。良以游手好閑之徒。出沒無常。失業無依之輩。結隊成羣。因之萬姓聞風戰慄。千門未暮。扃扉鶴唳。風聲可驚。可駭。乃聞強梁順從。主腦劫掠。端賴牽頭。日來鄉里竊案層出。而皆神出鬼沒。不可思議。往往門戶未開。而金錢羽化。如此空空妙手。戀戀於此。決非佳兆。若不正本清源。爲害伊於胡底。闔城千萬村民。將防不勝防。民等詳加糾偵。始悉害羣之馬。卽隣里居民王芝祥者。綽號雙飛燕。曾爲拳教師。好勇鬪狠。而狐羣狗黨。悉皆下流。爲害鄉里。可想而知。伏乞迅飭提案。按照懲治盜匪法。痛懲以安閭閻。而保善良。切勿打草以驚蛇。免致畫虎而成狗。

〔評〕昔日八股中有所謂搭題者。專以釣渡勾搭爲能事。撰此狀者。雖出諸律師手筆。而此律師必非僅三年法政學校畢業者。所撰狀詞。獨剏一格。極勾搭。

之能事。以地方多盜而推及游手好閑之徒。更因游手好閑之徒而推極主腦人物。再從此主張正本清源。再歸獄於拳教師王芝祥。「綽號雙飛燕」五字。更見平日恣行不軌之狀態。扳誣得堂皇冠冕。一無破綻。誠佳構也。足可開發人心思不少。

### 移禍江東法之訴狀

#### 窩賭強奸之訴狀

有蘇寶成者。與趙元卿爲同居。蘇本以聚賭爲生涯。積貲不尠。趙妻周氏。頗有姿色。有賭徒尹大出入其門。甚垂涎之。屢調戲之。未得遂所欲。一日又來。乘趙元卿不在。四顧無人。卽入周氏房中。肆行非禮。周氏大聲呼救。並取桌上小剪刀。力刺其頸。血流如注。尹大受此巨痛。急行奔出。未遂所欲。趙元卿回家。得悉情形。大怒。卽投牒縣署。請求法辦。並移禍江東。歸罪於蘇寶成。蓋尹大一窮棍。而蘇已面團團矣。趙志別有在。因舍尹而控蘇。其狀如左。

爲窩賭強奸事。賭博近於竊盜。昏夜易出奸情。名譽攸關。請求究雪。告訴人與被

告蘇寶成。本爲親戚。合屋同居。近忽異想天開。聚衆賭博。抽取頭錢。以謀衣食。棄正業而不務。犯明禁而不畏。肆無忌憚。衆惡昭然。寶成住房。在第四進。告訴人私室。在第三進。凡來被告蘇家賭博者。必經過告訴人房闕。一至黃昏。狗羣狐黨。雜沓而來。自昏達旦。出入喧譁。迄無安謐。告訴人煩擾不堪。正言告戒。寶成怙惡。曾不稍悛。無可如何。暫且隱忍。一面尋覓房屋。預備搬移。豈意賭徒中有淫棍尹大者。綽號飛天夜叉。無惡不作。所犯奸案。罄竹難書。前因調戲良家室女。被人告發。曾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又四個月在案。限滿釋放。尙無幾時。尹大稍有人心。自當悔過自改。而乃習與性成。復萌故態。窺告訴人妻周氏。姿容豔美。又起淫心。前日來蘇家賭博。經過中堂。止步兜搭。語言調謔。告訴人妻惡其輕薄。迅卽避入房中。棍徒未遭斥辱。認爲有意通情。臨去之時。以其約指二事。託蘇姓小婢荷花。轉送周氏。周氏知其蓄意不良。斥責小婢。囑其速將約指送還棍徒。並密告告訴人。使速覓屋移居。免處此荆棘之中。或釀意外之事。變生肘腋。後悔難追。告訴人深信其言。以移居爲要。惟一時未得相當房屋。祇可暫緩須臾。昨日天將向夕。告訴人

因赴戚家喜宴。尙未回家。周氏獨坐房中。挑燈坐守。家中奴僕無多。祇有一媪二婢。皆在廚房預備晚膳。淫棍尹大。色胆包身。又來聚賭。窺見四面無人。未至蘇室。竟進房中。聲言愛慕。且云。今夕幸遇。可爲天緣。蘇氏婢子荷花。曾否將予之金約指。呈送妝台。若蒙不棄。許締鴛盟。今後衣飾金珠等物。願代爲置備。等語。周氏見其闖入房中。已經驚惶無措。聞其無恥之語。尤復氣忿交加。正言厲色。斥令速出。淫棍見事不諧。便使強梁手段。直前擁抱。意欲強奸。周氏魂魄驚飛。欲喚婢媪。苦難出口。慌迫之際。卽取桌上小剪刀。刺淫棍頸中。此時性命關頭。別無他種顧慮。剪入頸內。一寸有餘。尹大受此巨創。頓時暈絕。仆地無聲。血流如注。周氏得保身命。始行叫喚衆人。婢媪入視。靡不驚駭。適告訴人於斯時。回家觀狀。駭絕。急喚寶成。告以始末。寶成無所爲計。託人昇人歸家。周氏驚魂甫定。痛哭無休。謂身本清白之躬。雖未受惡棍奸淫。已爲其貼身擁抱。西江之水。不能滌盡。慚羞頓地。呼天。但欲覓死。多方勸慰。徹夜無眠。伏念此事禍根。盡是被告寶成而起。若不呈請究辦。再有他種變故。受害何堪。請求立拘被告蘇寶成暨尹大到案。按律懲辦。以儆。



不法。庶告。訴人。夫。婦。得。以。夜。寐。夙。興。安。居。度。日。迫。切。陳。詞。務。希。究。辦。

〔評〕告訴人趙元卿。既志別有在。則自應舍正凶之窮。無賴聊者於不問。而專尋面團團之富翁。尹大之來宅。誠爲蘇寶成開賭而起。然蘇寶成開賭爲一事。尹大強姦又爲一事。雖其間不無因果關係。然據法論斷。萬不能以尹大之強姦罪。亦移入蘇寶成賭博之中。此苟稍明法律者。卽能知之。故趙元卿此狀。純以文詞憤激。哀感取長。絕不提及法律。一則可避去官廳駁斥。一則志別有在。不必斤斤於法律之爭也。凡爲人撰狀者。應先一問投狀之心理。否則必扞格而不相入。此狀在法律上。絕無研究之地。卽文詞亦屬平平。不足用爲模範。然閱此亦可備一格。人情鬼蜮。世途險巇。撰狀者苟徒拘泥於法律之中。而不知人情世故。有時必墮入迷途。此亦不可不知者也。

### 過失殺人之訴狀

金筱穆林文元杜子厚同學也。一日三人出外閑游。至曠野間。遇陳文奎楊小珊二人。因爭一花。發生衝突。一方三人。一方兩人。在勢當然。兩人之一方失敗。

但楊小珊力甚勇猛。所向披靡。時見林文元身畔藏有小洋刀一把。卽拔出直刺林喉。幸林善跳躍。急行躲避。竟被免脫。杜子厚適奮拳毆陳。見林不敵。逃遁。思往前救助。不意楊已追至。一刀直中杜首。戳在腦際。陡時漿血並流。仆地殞命。楊本無意死杜。見已肇禍。倉皇逃奔。後經杜父杜紹裳及金筱穆等投訴地檢廳。告訴楊小珊陳文奎共同殺人。經預審後。以過失殺人論罪。提起公訴。楊小珊因思人雖被我殺害。然當時實無殺人之心。不過因爭花細故。發生鬥毆。而凶器又非殺人之物。且非自身之物。事有湊巧。遂至肇此巨禍。因與本地著名律師殷之輅商酌。請其辯護。殷之輅心思深刻。手段老辣。在前清時。卽已爲訟師生涯。撰狀之佳。一時無兩。詳詢根由後。卽援筆爲之撰一狀云。

爲情實虛誣。心不甘服。再依法提出辯訴事。被告人被杜紹裳告訴與陳文奎共同殺人一案。由檢察廳偵查後。送經預審。判令以過失傷人罪提起公訴。被告人在檢察廳中。已投狀申辯一切。提起公訴後。又曾依法提出答辯。但茲事體大。非一言所能盡。再將本案經過情況。及被告人無罪理由。分別如左。用爲貴廳長一

詳陳之。

(一) 本案真相 被害人杜子厚之死。死於爭花起釁。而爭花者。則一方爲陳文奎。一方爲林文元。被告人固非起事生釁之人。卽被害人亦爲局外人也。殺人之凶器爲小洋刀一把。而此小洋刀又爲肇事人林文元之物。而非被告人之所有也。此事發生情形。被害人已於一二兩狀中聲叙及之。卽告訴人杜紹裳告訴文中及檢察官起訴文中亦已敘述。一爲覆按卽可知。被告人不特無過失。殺人之行爲抑亦始終未與聞其事。始終居排解調停地位而殺死杜子厚者。實別有其人。此事可分兩層證明之。(甲) 第一層起釁問題。本案之起。由於陳文奎與林文元之爭花。其案由已於上兩次狀中詳言之矣。被告人始終居調人地位。並未妄加一語。妄伸一拳。而被害人杜子厚初亦與被告人及金筱穆共同勸解。後見事無效。恐釀禍端。金筱穆卽去喚崗警。被告人仍事排解。被害人則以言語間與陳文奎發生衝突。卽加入漩渦。三人扭結一團。你拳我脚。亦不知誰打誰。踢。被告人卽以此事無從插手。只得遠立呼喚。哀求息爭。正在此時。忽聞噉啣一聲。被害人卽

行倒地。鮮血直流。氣絕身死。究不知爲陳文奎刺死。抑卽爲林文元戳傷。但其凶器。則固明明爲林文元之物。大致毆鬥正急。一方拔刀示威。一方奪刀還擊。一拔一奪之間。遂演此慘劇。若謂因此小故。卽欲致人於死地。必無是事。况凶器爲小刀。一把本不足傷命者乎。預審庭斷爲過失殺人。實洞見真情之判。不愧明燭秋毫。特誤認其人。以未曾加入漩渦戰爭者。遽判爲殺人之正凶。而正真有過失殺人之嫌疑。犯陳文奎。林文元反棄置不問。是則未免太使人不平耳。此則本案之真相。殺人之凶犯。正不難於此中求之。若者爲肇事之人。若者爲拔刀之人。若者爲排解之人。苟細心閉目一思。卽可得其真象矣。(乙)第二層凶器問題。殺死被害。人杜子厚之凶器。爲小洋刀一把。而此小洋刀。長不滿一尺。闊不及一寸。本爲裁紙之用。而非用以殺人者也。此刀爲林文元之物。已由林文元自己證明。試問此種小洋刀。藏在身畔。他人何由而見。苟非林文元自己拔出。何以能爲他人所見。更無殺人之問題。故以凶器推測殺死杜子厚者。當爲林文元。林文元與杜子厚。雖爲一黨。決無自相殘殺之理。然持刀亂砍。安知不誤中及杜子厚之腦。三人

扭在一團而有一人也持刀亂砍則所傷者卽其同黨亦事理之所恆有不足駭怪若曰凶手並非林文元則此刀既藏在林文元身畔林文元苟不持出更有何人知其有小刀更以何法探入其衣袋中強爲奪出故從凶器一層推測殺死被害者杜子厚卽爲爲身畔藏有凶器之人無疑不然者凶器藏在身畔他人何由拔出故此案真相正不必他求卽可於此凶器一層中推測得之不難十得其八九矣此卽本案經過之真相足爲被告人並非殺人凶犯之強有力反證也

(二)無罪理由 本案事實既如上述矣茲再將被告人對於本案所負之責任一言之(甲)被害人杜子厚之被殺既於事實上證明非被告人爲凶手則過失殺人之罪自有真正凶手負之被告人不與焉被告人對於本案既始終處於旁觀人地位始終處於調解地位則無論殺死者爲何人均無刑事上之罪責可言刑律第二十九條之所謂共犯罪固遠於事實(刑律第二十九條之共犯必須事前有同謀臨時又有實施行爲始可構成否則卽不能以共犯論有大理院判例可證)卽謂爲幫助犯亦非法律之所許可(所謂幫助犯者必曾有幫助行

爲始構成幫助之罪責。大理院亦有判例。蓋被告。人。於。殺。死。被。害。人。杜。子。厚。一。案。既。無。同。謀。之。事。實。又。無。實。施。幫。助。之。行。爲。即。責。以。道。德。上。之。見。死。不。救。亦。爲。情。理。所。不。許。况。無。辜。而。加。以。殺。人。之。罪。檢。察。官。論。以。刑。律。第。三。百。一。十。一。條。之。罪。固。爲。未。合。即。預。審。庭。判。以。刑。律。第。三。百。二。十。四。條。之。過。失。殺。人。罪。亦。未。能。衷。於。事。理。

(乙) 被害。人。杜。子。厚。被。人。殺。害。一。案。真。正。犯。手。爲。誰。至。今。尙。未。能。判。明。以。事。理。論。則。與。杜。子。厚。鬥。毆。者。爲。陳。文。奎。一。人。以。凶。器。論。則。身。畔。藏。有。此。小。洋。刀。者。爲。與。被。害。人。共。同。毆。人。之。林。文。元。所。有。故。欲。判。定。殺。死。被。害。人。者。爲。誰。應。先。調。查。明。白。果。由。陳。文。奎。抑。由。林。文。元。由。於。陳。文。奎。則。應。先。調。查。此。刀。既。在。林。文。元。身。中。何。由。而。得。入。陳。文。奎。手。且。以。兩。人。共。毆。一。人。而。兩。人。之。中。一。人。又。持。有。凶。器。以。情。理。論。不。應。陳。文。奎。於。被。人。攢。毆。之。際。復。能。奪。下。林。文。元。手。中。之。刀。而。砍。死。杜。子。厚。若。由。於。林。文。元。則。應。先。調。查。林。文。元。何。以。殺。死。杜。子。厚。林。文。元。既。與。杜。子。厚。共。同。毆。擊。陳。文。奎。一。人。何。以。刀。鋒。所。指。不。及。於。對。手。之。陳。文。奎。而。反。及。於。同。黨。之。杜。子。厚。是。否。因。拔。刀。示。威。持。刀。亂。舞。致。一。時。不。及。注。意。誤。傷。及。杜。子。厚。之。腦。以。致。殞。命。凡。此。種。

種均應澈底清查。方能罪人攸獲。若被告人則完全居第三者地位。核諸刑律實無明文。試問刑律第二十六章殺傷罪中自第三百一十一條以至三百三十一條此二十一條中果何一條可以比附援應其爲無罪不言自明（丙）此次被害人之父杜紹裳告訴被告人殺死杜子厚完全根據林文元之報告。林文元爲親手毆鬥者之一人而殺人凶器又爲林文元身畔所藏者。則林文元對於本案實有重大嫌疑。其所報告當然不足爲據。安知非以此而自卸罪。若證人陳文奎亦爲本案嫌疑人。且亦爲利害關係人。所言亦不足爲據。舍此而外。試問曾有何人堪以作證。檢察官及預審庭不於犯有重大嫌疑之林文元陳文奎加以偵查。而反以之爲證人。妄加被告人以過失殺人罪。實大背法律之精意。更屬不合（丁）刑律第二十六章殺傷罪對於殺人一節。規定綦嚴。而大理院判決例解釋例亦均有詳細之論斷。而對於殺人原因及共同殺人過失殺人等節。亦均一再反覆陳述。本案情形以嚴格論。第一固須調查凶手爲何人。殺死情形爲何若。而其原因及犯人之意思。亦應在嚴行研究之列。兩造人物均爲大學學生。平日並無深仇。

積怨。臨時。又未有劇烈之鬥毆。以爭取一花。發生齟齬。由齟齬而揮拳。由揮拳而致死。依大理院二年上字一〇三號及四年上字七二二號判決例。則兩造並無殺人之意思。應屬於傷害致死之列。不應列入殺人罪中。而以二人持刀共殺一人。被殺者即爲二人中之一人。而其凶器又爲死者方面之所有物。則凶器爲誰自非實地勘查。不可且其殺死行爲。究出於過失。抑出於正當防衛。尤須偵查明確。方可定讞。萬不能據拾利害關係人自行卸罪之證言。而輕置旁觀者於罪獄。此更極文致。周內之大觀。應請駁斥。

依上論列事實。則如彼理由。又如此。被告人實與本案渺不相涉。最重嫌疑。人實爲持有凶器。始自毆鬥之林文元。其次則爲身在居中之陳文奎。被告人既無共同行爲。又無幫助行爲。乃以熱心排解之故。反遭此不白之冤。實難甘服。爲此二次提出辯訴。請求貴廳長按照所開各節。再行詳查。依律判斷。以免冤抑。而彰公道。

〔評〕此狀亦爲移禍江東法。與上節用意相同。然其立論措詞。迥不相同。上篇



爲勾渡法。輕輕搭入。此篇爲詳證法。細細敘述。情形不同。用筆自異。閱之可悟撰狀之方法。雖立意相同。而造句措詞。不妨各異。或用勾渡法。或用詳證法。視其應用之孰優。卽因之而異其方法。撰狀者應孰諳此。庶左右逢源。不至執一不化。否則千篇一律。沓沓泄泄。何能使官廳動容。對手緘口哉。語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吾謂熟讀此訴狀筆法百篇。不會撰狀。也能撰狀。律窮引例法之訴狀

### 傷人致死之訴狀

長沙有周姓兄弟三人。長思臣。次雲桂。幼綏堂。雖已分爨。仍屬同居。時有祖遺租穀六十八石。向由綏堂經手收租。按股勻攤。民國十年。綏堂主張將所收租穀存爲父母修墓。其實借此獨飽。思臣雲桂知其意。未之允許。但綏堂已不復攤派。十一月二十七日。思臣雲桂齊向綏堂索取田租契據。以致衝突。綏堂遽將其兄思臣兩目毆傷。雲桂等益忿。各持凶器。雲桂之子其生持刀在前。雲桂持扁担在後。思臣因目被傷。怒極。亦以石鏟盲從其間。綏堂衆寡不敵。傷倒田

間由其妻王氏昇歸家中。已僅存一息矣。次日周王氏出外鳴保。意圖交涉。而思臣其生復入綏堂臥室。由其生動手。將綏堂咽喉割斷斃命。周王氏遂向長沙地檢廳告訴。偵查結果。起訴審廳。時周其生已脫逃。僅獲周思臣到案。援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罪判周思臣死刑。思臣不服。上訴。經二審判決。仍照原判。駁回控訴。思臣仍不服。提起上告。並由選任律師聶燦爲之護獲。但此事證據確鑿。原判引律無誤。縱有百口。無以卸罪。因承認原判合法。唯根據大理院兩次判例。請求減等治罪。其狀如左。

本案上告人犯罪事實。業經第一二審調查認定。及上告人供述在卷。唯次日將被害人周綏堂咽喉追加割斷一節。除未成年之周榮仔子之供述外。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上告人確有實施或幫助犯罪之行為。且據榮仔子所供。亦復前後情形互異。其在第一審供稱。『第二天是二哥哥（指周其生）接了九伯伯（指上告人）將刀砍的。』而其在第二審供稱。『我爸爸是二仔子（指周其生）殺死的。瞎子伯伯（指上告人）到了場。』則參攷其兩次所供情形。既有不同。究

以何說爲是。在原判亦各採以爲唯一之證言。而僅爲上告人不能舉出其他加害之人。不得以榮仔子之言爲不足憑信。則卽信以榮仔子之說爲然。其對於上告人兩次所供爲不同。不若其對於周其生兩次所供爲確鑿。但惜周其生已經遠颺。未能與上告人互相質證。是上告人之於補刀割喉部分。終不若周其生之繼續犯罪行爲爲斷無而無疑。况在逃人周其生對於本案二十七日之事。當先而執刀以姪而弑叔。次日尤復着手實施補刀割喉之行爲。使周其生若到庭審實比較間。上告人之犯罪情節當爲之稍從末減。查大理院二年非字第四一號判決例。『暫行新刑律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審判官按之事實。如認爲情節並非甚重。爲被告人利益計。於該條法定範圍以內。原有自由選擇之權。若被告人殺人之故意。係因被害人圖賴債務。心懷忿恨而起。其犯罪動機。實係有激而成。情節尙非甚重。卽無庸處以極刑』等語。本案被害人周綏堂性情橫暴。其兄雲蔚（卽雲桂下同）思臣等均畏懼之。是其平日之對於諸兄不無殘忍刻薄之心。已可概見。此次爲母遺膳租六十八石。縱有提用修

墓之舉亦應請命諸兄取得共有人之同意周綏堂乃藉口留爲父母修墓實則抗不提出分攤遂致因專慾而犯衆怒向索田租契據以起鬥爭激成兄若姪忿怒周其生持刀在前周雲蔚持扁担在後上告人雖亦持石錘附和其間而目眇無用被害人周綏堂卒因受傷（頭部多係刀傷）倒於田間昇歸家中越日復因在逃人周其生着手補刀割喉斃命是時上告人是否到場既無確實證明而犯罪之立因又實係被害人奪租激憤上告人情節尙非甚重依照上開判例似不必處以極刑原兩審均認定於主刑範圍中選擇處以死刑似不免有所未洽查上告審於第二審引律並無錯誤情罪未協之案得以職權撤銷原判自爲適當之判決（大理院六年上字九六三號判例）是則貴審判長自爲權衡毋俟辯護人率爲要請至以上陳述辯護各理由是否有當應請俯賜裁核施行至爲公便

（評）第三審本專爲辯論法理不涉事實故名第三審爲法律審得用書面裁決此狀於上半節辯論事審攻擊榮仔子供詞前後不符似主而實賓後半二

節乃爲正文。凡爲人撰狀。於事實法律均無可辯者。應以此法救濟之。援例請求減等從輕。是亦一無法中之法也。

### 追徵賭款之訴狀

朱菊英湯寄滄王惠勤程潤民四人共爲雀戲。爲巡警王士良所見。率領多人破門入內。將四人一併拘住。並賭具一付。檯上銀洋三元。小洋八角。時朱菊英大勝。贏得大洋五十八元。見巡警入內。知事不妙。急藏入衣袋中。未被擄去。而湯寄滄亦有大洋三十七元。當時藏在桌下。亦未被擄。事後由王惠勤程潤民供出。檢察官因拘拿人王士良之請求。轉向審廳語求追徵。朱菊英湯寄滄特請律師吳頡鳳撰狀抗辯。但此事按照刑律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凡供賭博之物及犯人所有錢財。當然在沒收之列。況爲贏得之錢。更爲供犯罪之物。無可置辯。不得已以大理院判例爲言。反對追徵。其理甚充。其詞亦辯。狀文云。

爲依律不合提出答辯事。被告人以博賭之故。觸犯刑律第二百七十六條。奉判

各處五百六十元罰金。並將博具及銀錢一併沒收。被告人等並無不服。乃檢察官因告發人之請求。根據其他被告人之供詞。謂被告人朱菊英尙有銀洋五十八元。贏自被告人程潤民。被告人湯寄滄亦有大洋三十七元。贏自王惠勤。均未依法沒收。應予退徵。特請鈞聽宣示。查刑律第二百七十六條第二項。當場賭博器具及犯人所有錢財。以供犯罪之物。論是沒收之物。應以當場爲限。不在當場。卽不在沒收之列。律文至明。無待煩言。况追徵規定於刑律分則之中。凡分則中所未有者。卽不應妄行追徵。大理院五年上字七九七號決例。熊吉光當場所交銀兩及事後由鄭歧軒處撥取熊吉光之銀貨。既未由審判中查獲到案。而此種財物。刑律分則第二十二章內。亦無應追徵之明文。自屬不應追徵。第一審宣告沒收追徵。顯係違法。原審未予糾正。亦屬錯誤。又六年非字二六號。查追徵規定於刑律分則之中。故因犯罪所得之物。能否追徵。應從分則所定。被告人等同賭。先後共贏得銀錢。雖係因犯罪所得之物。但刑律第二十三章。無追徵之規定。則判告沒收。應以當場起獲者爲限。其已經廢失者。不能更予以追徵。被告人所得

之銀錢。既未經起獲。旋以扣押之處分。自爲法律所不及。不得竟予追徵沒收。大理院爲全國最高法院。其解釋法律至精。其判列爲全國所奉爲圭臬。既云賭博罪無追徵明文。不能追徵。則本案行告人所贏得之銀錢。雖爲犯罪所得之物。當場既未予起獲。施以扣押。處分則事後。卽不能追徵。蓋已爲法律之不及。不能妄行予以追徵沒收也。告發人之告發實爲不諳法理之談。而檢察官竟亦轉行請求。尤爲可駭。爲此提出理由。請求鈞廳依照大理院兩次判例。予以駁回。以申法理。而保權利。

〔評〕此狀與上狀相等。均承認引律無誤。而以大理院之決例折之。以冀免罪。惟兩者稍有不同。前者借證人言以帶駁判詞之不當。此狀則以律文中當場二字駁檢察官請求之不合。故於相同之中。實有相異之處。閱者須細心領會。抑可見撰狀實非易易。第一須事理明。第二須法理熟。第三須周知判例。第四須悉曉習慣。而又須以優美之文詞濟之。則庶乎其可。本編之作。卽供人模範之用也。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2 6549B



民國十九年三月出版

名律師  
訴狀百法  
版權

全書六冊 定價一元六角

中	中	時	秋	襟
央	央	希	痕	霞
書	書	聖	屢	閣
店	店	評	主	主
發	印	校	編	次
行	刷			

上海  
麥家圈

全國世界書局均有分售

正



403629